

希代

梅贝尔

大丈夫疼小娘子

内容简介

左洗洗、右擦擦，洗澡的感觉真好——

咦？有人来了！

蓝眼睛、金色长发、颀长健壮的体格，
外加一身银白色长袍、手臂上一只巨鹰……

天哪！她一定是看见天神下凡了！

只是……他怎么拿走了人家的衣服？！

即使他是神仙，真想把它给带回去。”

还故作一脸陶醉状。

无限春光尽收眼底，看得他头昏昏、脑胀胀、眼冒

惨了、惨了，这下她完蛋了，

竟然在荒郊野外遇见大色狼，

还提出与他男欢女爱一场的无理要求！

她不要活了啦……于是，气一闭，头一沉，

她打算“假装”以死明志。

这怎么可以！他还没有一亲芳泽耶！于是——

一校：

二校：

打分：

政治：

色情：

封面小语

她的命很硬，硬得可以克死父母，
克死丈夫，克死孩子，
可这个天神般的男人，
就要是她的丈夫了，怎么躲开这个劫呢？

1

黄金城

小妍跪在大殿前，心里可是老大不舒服，公主不出嫁干她这小小的婢女什么事，害她跪在这硬死人的地板上老半天，跪得她两腿发麻，肚子咕噜咕噜直闹空城计。她真可怜，自幼被爹娘丢弃在城门口，虽然被城主夫人捡获，可是接下来的下场可就悲惨了，受尽嘲笑不说，还被当作出气筒，她是招谁惹谁了？不过，幸好她天生乐观的个性救了她，不然，她早跳湖自杀了。

说起她的主子，也就是黄金城城主的宝贝女儿云霏公主，从昨天开始，居然绝食抗议，宁死也不愿嫁进那人人闻名丧胆的鹰堡。小妍十分同情她，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一位嗜血的杀人魔王，那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；不过，这下她可倒霉了，身为公主的贴身女侍，只得来负荆请罪，饿坏了公主可是死路一条，想想她才十六岁而已，眼看就得香消玉殒，一缕芳魂直达西方极乐世界，怎一个惨字就能形容得了。

“城主到！”殿外守卫高声地通报，一阵脚步声传

来。

小妍几乎快将整个人趴在地上了：“婢女小妍拜见城主。”她头连抬都不敢抬一下，说不害怕是假的。

黄金城城主俯视着她，灰白的双眉一扬，手掌往扶手上用力一拍，喝道：“大胆婢女，你可知罪？”

“小妍……知罪，城主请息怒，先听婢女一言，城主若还怪罪婢女，婢女任凭城主处置。”

她的确勇气可嘉，换作别的婢女，早就昏了过去，哪还能如此理直气壮得跟他辩论。早看出这丫头与常人不同，不仅聪明伶俐，且那张玉雕般的脸蛋，连有第一美人之称的云霏公主也被她比了下去。

“好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，本城主倒想听一听。”

这下子，小妍胆子也大了不少，她清清喉咙，说道：“禀城主，小妍没念过什么书，不过，也知道众志成城，只要大家一条心，一定抵抗得了狼王的侵略，城主也不必牺牲公主终身的幸福，勉强她和鹰堡联姻，那不是逼公主自尽吗？城主一定也不忍心，不是吗？”

“狼王的军队所向无敌，这两年来征服了不少国家，黄金城绝非他的对手，如果不深谋远虑，哪一天他决定攻打我们，难道真要我乖乖将黄金城拱手让人？到时，黄金城沦为降城，受苦的还是人民，教我怎么对得起黎民百姓？”

原来城主逼公主嫁给那可怕的男人是这原因，她错怪他了，城主准备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只要能得

到鹰堡的支援，黄金城就不怕狼王的侵略了。只是，公主那边怎么办？

揉着酸痛的膝盖，小妍连门也没敲就进了公主的闺房，云霏公主一双丹凤眼已哭得快看不见了，见她终于回来了，赶紧飞奔过来。

“小妍，怎么样了？我父王答应了吗？我这苦肉计可成功了吗？”敢情这绝食抗议是她的杰作。

看主子一副又紧张又期待的表情，她实在不想让她失望难过，不过，她终归还是要知道的。

“公主，城主他……他还是坚持要和鹰堡联姻，三天后就要派人送公主出发前往鹰堡了。”

云霏公主身子一软，跌坐在地上痛哭起来：“父王好残忍！我是他的亲生骨肉啊！他怎么狠得下心！”

小妍也难过地想大哭一场。公主出嫁，她理所当然地就要陪嫁，在那陌生的国度里，只有她和公主两人相依为命。不行，她要勇敢一点才行，往后公主就全靠她了。

“如果母后不那么早走就好了，父王一定会听母后的话，绝不会答应把我嫁给那个莽汉的。小妍，我该怎么办？万一那鹰堡的堡主长得一副恐怖的模样，血盆大口，到处见人就砍，那我……我干脆自刎算了。”

“公主，你别老往坏的地方想嘛！我猜他应该长得不丑，不然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想成为他的妻妾？”

云霏公主真的无法把他想得美好，毕竟他是传

说中的冷血怪物，终日与鹰为伍，搞不好他长得就像一只鹰。哇，那真是太吓人了！

“我不嫁！说什么我也不嫁！父王倘若再逼我，我马上削发为尼，从此永伴青灯。”

“公主不要激动，反正还剩下三天的时间，我们再想想办法说服城主，你先休息吧！我去端碗莲子汤来给你消消火。”

小妍知道事情已成定局，如此说也不过是安慰她罢了，不然，她可会真的寻短见。

两日后天刚破晓，她正在厨房准备公主最爱吃的点心，好等公主醒来让她开开心。

“不好了，不好了。”管理御膳房的老嬷嬷跑进来，没头没脑地大叫着，一口气喘不过来。

小妍头一次见到她惊慌的模样，问道：“嬷嬷，出了什么事？哪里失火了吗？”

“公主……公主失踪了！公主不见了！”她这话可把所有人吓得口吐白沫。这还得了，明天就是公主出嫁的日子，现在公主失踪了，怎么跟鹰堡交代？

“嬷嬷，你是说真的吗？公主不见了，她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就逃走了？我的好公主，你要害死我了！”

她脚步没停地冲进公主的房中，城主气白着脸坐在前厅，一看到她，就像见到仇人一般横眉竖眼。

“大胆！还不赶快把公主的下落说出来，否则就处死你！”

小妍忙跪下，急道：“城主明察，婢女根本不知道公主逃到哪里去了，婢女说的句句属实，请城主饶命。”

“还敢狡辩，你自小跟公主一起长大，她心中在想什么你最清楚，难道她都没跟你透露半句吗？”

完了，她想破脑子也想不起公主曾跟她说过什么。她只说不想嫁给她讨厌的人，否则，她宁愿出家——

“啊！我想到了！”上天助她，她总算想起来了。

“快说！你想到什么了？”

“公主有可能会找间庙削发为尼，远离红尘俗事。”

城主顿时暴跳如雷：“荒唐！来人啊！派出所有的人到四处庙宇寻找公主，不管她是不是已削发为尼，用绑的也要给我绑回来。”

小妍的头垂得更低，她知道接下来就换她倒霉了。

“你！立刻到大牢去反省反省，如果找不到公主，你就一辈子待在牢里。”

她叹口气，明明不干她的事，麻烦还是找上她，这全都怪她那无情无义的主子。要逃跑也不带她一起逃，把她留在这里替她受罪，等她回来，她非痛骂她一顿不可，哪管她什么身份。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鹰堡的迎亲使者已在殿外等候多时，而殿内大伙正为寻不到公主而焦躁不安。

“各位卿家可有良策？”这两天他烦恼得头发全白了，偏偏派出去的人都传回让他沮丧的消息。

众人皆摇头叹息，全拿不出个主意来。交不出新娘子来，鹰堡堡主吞得下这口气吗？新娘子临上花轿前逃婚，这可是奇耻大辱，没结上亲家，反而结上了仇。

“启禀城主，在大牢内的婢女有事求见。”一名看管牢房的守卫上殿禀奏。

无计可施之际，城主只有召见她，小妍一向鬼点子多，或许她会有法子也不一定。

“婢女见过城主。”小妍双膝一跪，脸上像有了妙点子，一双眸子晶亮地闪着。

“公主至今还未找到，你还不思悔过，上殿求见做什么？”

“婢女已经在悔过了，所以才来向城主献计，盼能渡过今天的难关。”

城主沉吟一会儿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计策，说吧！”

“小妍愿意到鹰堡向堡主解释，若他气尚未消，要杀要剐随便他，婢女绝不吭半句。婢女会承认全是婢女唆使公主逃婚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只求他不要迁怒黄金城。”

“你真愿意这么做？你不怕死吗？”

“怕。”她老实地回答，“不过，城主和夫人对婢女有恩，现在是婢女报恩的时候，请城主成全。”

他犹豫一下，小妍虽然只是个婢女，但夫人在世时甚为疼爱她，将她视如己出，自己也是十分喜爱她，但国难当前，他该以人民为重。

“事到如今只好如此。小妍，一切就拜托你了，希望你能平安无事，否极泰来。”

“谢谢城主的关心。”她有些感伤地想道。此去吉凶未卜，不知是否能再回来。

傻小妍！她暗骂自己，她这条命可没那么容易死，不然，也不知死过几百次了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怕什么？

“小妍，过来。”城主对她招手。

她上前数步，盯着他手上的东西。

“这是鹰堡堡主给云霏的信物，就麻烦你带去还给他，要小心，不可遗失。”

小妍接过来仔细打量，那是只用黑玉打造的鹰，小巧而精致，栩栩如生得仿若要振翅遨翔，并用一条金链串起，可悬挂在项颈上。

“小妍知道了，我把它挂在脖子上就不怕丢掉了。”她顺手将它套在自己纤细的颈上，再将鹰坠子藏入衣内。

殿外的锣声又催促着，事情不容再耽搁了，城主命人帮她换了套像样些的衣服，就这样，小妍离开了她生活了十六年的家。

小轿子一路上晃得令人直反胃。天呀！她已经够善良了，老天爷还要这样虐待她，实在太没人性了。

“停轿！停轿！我不行了。”

也顾不得好不好看，她冲出轿子，跑到路边草丛里呕吐一番，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完才舒服些。

“小妍姑娘，你要不要紧？”一只递上手帕的大手横在她眼前，她不客气地接过去。

“谢谢你，宇文将军。”她朝他露出个甜笑，令人如沐春风，宇文骞一时也看呆了。

她抹抹额上的汗珠，伸手扇了扇凉，太阳顶在头上，燥热的气温实在使人受不了，全身黏糊糊的好不难受。

“宇文将军，到鹰堡还有多远？”

“大概傍晚时分就会进入鹰堡的势力范围，后天一早就可以进堡了。”

“还要那么久啊！我都快被晒干了。宇文将军，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”

她乞求的小脸蛋让他拒绝不了，于是，他立即下令迎亲队伍到树林内稍作休息用膳，自己便陪着她坐在溪边的大石上聊天。

“宇文将军，你那主子是什么样的人？万一他知道公主逃婚的事，会有什么反应？”她决定先探点消息做好心理准备。

宇文骞也担心这点，他实在很替她的安危担忧，自己怎忍心让她白白送死呢？

“小妍姑娘有所不知，堡主平日对部属十分宽厚，

鹰堡上上下下对堡主也忠心耿耿。堡主对此次的婚事非常重视，准备借这机会庆祝一下；由于堡主至今未娶，大家也都很期待鹰堡下一任的堡主诞生。如今公主逃婚，消息若传了出去，不仅堡主颜面尽失，众人失望之余，恐怕会怪罪在你身上，你当真要去？”

她沉默了片刻，仍是点点头。为了黄金城，为了她的家乡，她必须那么做，不然，他一怒之下，派兵来攻打他们，那她不就成了千古罪人？反正，只要有人顶罪让他消消气就够了，她死不要紧，又没人会为她掉一滴泪。

“没关系，我还不一定会死，你别穷紧张。”她倒反过来安慰他。这少年将军与她投缘，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，就已当上将军，可真是不简单。

“不如趁今夜你偷偷逃走，我会掩护你，帮你逃到附近的小国。”

小妍猛摇头：“不成，宇文将军，我不逃。说什么也不能逃；我死事小，但你的大好前程不就毁了，搞不好会被斩首示众、诛连九族，小妍不能害你。”

宇文骞握住她的柔荑，情绪澎湃不已：“那不如你嫁我为妻，堡主念你是我妻子的份上，说不定就会放过你，不再追究了。”

她赶紧缩回手，羞赧地垂下头：“这……怎么行？宇文将军的好意，小妍心领了，我的心意已决，你别再劝我了。”

“我对小妍姑娘一片赤诚，从第一眼见到你，我便打定主意今生非卿不娶。若小妍姑娘不嫌弃，宇文骞一生一世只对你一人好。”

老天，他这是在求婚吗？她平常脑筋满是鬼点子，不过，被人求婚可还是头一遭，何况，他那认真的表情害她连拒绝的话都想不出来。

她想起小时候城内来了一位算命的先生，当时她跟在夫人身边，算命先生一见她就摇头，直说她命太硬，生来会克死亲生爹娘，难怪他们会丢下她不管，还说她将来会克死自己的丈夫。这些话她一直耿耿于怀，虽然她始终半信半疑，不过，她早已打定主意今生不嫁为人妻，免得害了人良心难安。

“宇文将军，小妍福浅命薄，难以匹配将军，将军应当娶与你门户相当的女子为妻才是。”

“门当户对又有何用？宇文骞能到哪里寻得与你相同容貌的女子，同样的娇美身形？”

他这般痴心足以令人感动，小妍对他虽无男女间的情爱，而且，她连所谓的“爱恋”也压根也没尝过，不过，有哪位女子能嫁他为妻，肯定是幸福的。

“将军莫再说了，一切等我见过堡主再说吧！倘若我能侥幸活着，一定会对你有所交代。”

这不啻为一句承诺，她若不死，便会嫁给他为妻，这让他一颗心雀跃不已。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夜色渐渐地暗了，迎亲队伍进了鹰堡的领地，四周还是一片树林，遮住了月光投射下来的光线，气温稍降了些，不似白天那般酷热。

小妍吃着干粮和野果，又用手抓着烤好的山猪肉吃得津津有味。吃腻了城内的山珍海味，这样的野味令人爱不释手、回味无穷。

“宇文骞，这儿是哪里？”她跟他已熟稔得直呼他名字了。

“宛城，是鹰堡的大门，你刚才有没有听见尖锐的哨声？那是进城的暗号。否则，不用半刻钟，我们全去见阎王爷了。”

“哇！好可怕喔！这里的守卫那么强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不然，怎么对抗来犯的敌人？想攻破宛城可不是容易的事，这里的守军全是堡主亲手训练出来的，对付敌人可不会有半点犹豫，所以，今晚可别到处走动，免得误触了什么机关而送了命。”

“哦！”她应了一声，继续把剩下的东西吃完。

入夜后，众人累极了，个个皆倒头呼呼大睡。小妍半夜醒来，实在受不住身上湿热的汗味，她向宇文骞睡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他侧着身体睡得好熟，在自己的地方他当然可以放心睡，只是，她忍受不了了，悄悄地爬起来，心想，到溪边泡泡脚应该会凉快一些。

她小心地往另一头走去。咦！有水声，太好了，附近一定有小河或小溪。

绕过一条小径，一座瀑布呈现在面前，喷泄而下的水势溅起一阵阵水雾，小妍快乐地叫出声。太好了，老天爷毕竟待她不薄，居然有空想到她。

瀑布下形成半圆形的小湖，湖底在月光映照下清澈见底，小妍打量了半天，没发现水蛇之类的东西，她这才放心地开始卸下身上的衣物。莫非她准备来个夜泳不成？答对了，放着这天然的浴池不用，那可是会遭天谴的，而且，她只洗一下下，应该没那么倒霉被人撞见吧！

她将一头青丝挽上，捧着水拍打着脸颊，洗尽附在肌肤上的灰尘，沁凉的水使她暑热全消，就算要她现在死，她也心甘情愿了。

垂挂在她胸前的鹰在月光下发出异光，快速得令小妍根本没注意到，她还沉醉在沐浴的喜悦中。

由于太静了，所以，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听得一清二楚，由远而近的脚步声令她心头一惊，完了！有人来了，她的衣服呢？小妍来不及回到岸边取衣，树林阴影中已跨出一个人影，她慌张地躲在大石后，暗地观察来人。

来人穿着银白色的长袍，高壮的身躯如同他臂上的巨鹰，散发着不可忽视的力量。最令小妍讶异的是他竟然有一头金发，金发用一条银白的带子束着，五

官有男人中少见的俊俏，剑眉入鬓，双目炯炯，挺立的鼻梁衬着丰厚的双唇，宛如传说中金色的天神。莫非她快死了？不然，凡人哪来机会能见到天神。

他振臂一抖，巨鹰呼啸而起，在空中绕着圈圈，男人弯下腰捡起一件红色的女人肚兜，上面还传来阵阵的幽香，他困惑地扬起眉，在湖面上搜寻着。

“喂，你羞不羞？把人家的衣服放下！”小妍气得在水中直发抖，那肚兜可是她最贴身的衣服，哪能让男人碰呢！

银鹰朝发声处望去，果然见到大石边躲着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他抖抖手上的肚兜，邪邪地一笑：“姑娘是在说这件可爱的小肚兜吗？”

“废话！快把它放回原位，本姑娘就不与你追究。不然，待会儿你就惨了。”

真有趣的姑娘，不知长相如何？他又跨前一步，有些想瞧瞧她的芳容。

“若是不放呢？姑娘又当如何？嗯，好香哦！真想把它带回去。”他轻嗅着香味，作出一副陶醉状。

小妍离开大石的掩护，伸手指着他骂道：“你……这恶心的无赖汉，快把衣服还给我！”

银鹰这下可把她那张俏脸尽收眼底，弯弯的柳叶眉下是一双燃着火的美眸，翘翘的小鼻头搭配着喋喋不休的小嘴，他好想吻住她那两片湿润的唇，尽情地吮吸。

他不动声色地笑道：“如果我是无赖汉，姑娘又是谁？擅闯宛城者杀无赦，姑娘年纪轻轻的，何必想不开呢？”

“哼！谁说我擅闯，我可是有人带我进来的，信不信由你。”她对他扮了个鬼脸，却瞧见他眼光正望着她的——她惊呼一声，立即双臂抱胸，躲进大石后，“你……不要脸，偷窥狂！”

“我可是正大光明地看，今夜我来宛城是来对了，不然，错过如此诱人的景色实在太可惜了。”他还在脑中回味着她的美态。

小妍头痛极了，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色迷迷的男人，自己又是全裸地在水中，如果她能要到一件衣服蔽体就好。

“喂！你若是君子，就将衣服丢给我，不然，你就该回避一下，好让我穿戴整齐。”

银鹰故作考虑状：“可以是，不过，有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她打了个喷嚏，在水中待久了有点凉，再不起来只怕真的会着凉了。

“当然是跟我男欢女爱一场，夜可还长得很，浪费了多可惜。”

“你想得美！”她咬着牙根低吼着，她身份虽低下，不过，可不是妓女，哪可能成为男人的玩物。

他耸耸肩，无所谓地道：“那就算了，也许再过一

会儿，这儿的守军就会来这里，到时姑娘会变成如何我可就不知道了。”

“你趁火打劫，欺负弱女子。”

“反正我是无赖汉嘛！坏事做尽也不差这件。姑娘还是不愿意吗？我保证可以使你浑身舒畅，满足地微笑。”

小妍涨红着脸死瞪着他。她可是个黄花大闺女，听到他那么露骨的话，怎么不脸红，她简直可以说羞死了，她会让他碰她一下才怪！

“你做梦，我宁可把自己淹死也不答应。”

“是吗？我就不信世上有哪个女人宁愿死也不肯与我享受一场鱼水之欢。”他自信满满地说道。的确，在鹰堡都是女人主动上他的床，他从不需费心去讨好，所以，他有绝对的自信能使她屈服。

仗着她识水性，憋气一段时间难不倒她，她非得让他明白她是认真的。

“我讨厌你，事到如今，我只有选择死。”

小妍深吸口气后，便沉入水中，声音在耳边静止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胸腔开始有窒息感了；不行，她还要再忍耐一下，那男人一定在岸上等着看好戏，她不能输，再一会儿就好。

好难受喔！她没办法呼吸了，她快死了吗？她拼命地想抓住某样东西，脚失去力量划不动了。老天爷，下辈子请让我投胎到好人家去，这可是你欠我的。